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治世餘聞 第一卷

丁未歲，鳳陽、亳州並淮安等處，皆報黃河清一月。及秋，今上即位。先是，庚寅春甘露降於郊壇鬆，時憲廟親郊，御齋宮，取以賜百官。翰林院進《甘露頌》，然是瑞實兆今上之在娠。至秋孟朏，乃誕。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，蓋必有禎祥兆於先，而非人所預知也。況今上實太平天子，天意固有在矣。

內監蟲蟻房，蓄養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甚多。弘治改元，首議放省，以減浪費。所司白虎豹之屬，放即害物，欲殺恐非諒暗新政。左右以為疑，上曰：「但絕其食，令自斃可也。」

戊申歲，縣丞徐頊上疏，請理皇妣薨逝之由，以復不共戴天之仇。疏下內閣擬旨，大學士萬安、劉吉、尹直俱在，萬、劉皆不欲行，只言請上自處。內臣將本去，尹復謂曰：「非不准行，只請上示寬嚴輕重之意，庶好擬旨批示。」逾三日，詢知本在御前。尹語萬、劉曰：「此本不出，徐必再言，或有他人言，必來問所以不行，將何以對？今須請出擬行。」於是內臣將本來擬，尹擬「法司看了來說。」劉曰：「法司便要拿人，且著禮部。」尹曰：「禮部吉凶禮文煩擾不暇。」萬即依劉擬。禮部覆本，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問。萬家實與吉通好，懼甚，私謂尹曰：「我與萬家多不往來。」尹慰之曰：「此事只宜寬處，若興大獄，株連蔓引，豈先帝之意哉！」劉喜曰：「盛德之言也。」少頃，太監覃安等將禮部覆本來議擬旨。萬曰：「何如？」劉曰「先帝存日」云云。覃搖首不然，久之，目尹曰：「先生如何說？」尹徐應之云「宮闈往事，朕承皇太后洎母后宣耐明白，恁說的都是外面浮議，難憑訪究，姑從輕處」云云。覃曰：「好！好！」初，成化中皇妣紀氏得倖，有娠。萬貴妃既覺，恚而苦楚之。憲廟乃密令托病，出之安樂堂，以痞報，而屬門官照管。既誕，密令內侍近臣，謹護視之。及悼恭薨後，內庭漸傳西宮有一皇子，一二近臣，嘗請賜名付玉牒，或訪其外家，略加表異，使外庭曉然知之，不然，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？而大學士彭時又嘗托太監黃賜達云：「漢高外婦之子，且明取入宮，今實金枝玉葉，何嫌而諱？」又有太監張敏，固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，乘間說之。貴妃驚云：「何獨不令我知！」遂具服進賀，厚賜紀氏母子，擇吉日請入宮。時乙未年五月也。即於十九日下敕定名，徒紀氏處西內永壽宮，禮數視貴妃。中外臣僚，喜懼交並。後紀妃有病，黃賜、張敏將院使方寶、治中吳衡往治。萬妃請以黃袍賜之，俾得生見。次日病少間，自是不復令診視。至六月二十八日卒，是日天色皆赤。以時享致齋，七月朔始發喪，追封淑妃。

是歲，追尊皇妣紀為孝穆皇太后。哀冊有云：「睹漢家堯母之門，增宋室真皇之慟。」上常謂其語語左右。曰：「此尹直所撰。」上曰：「朕固知之矣。」

致仕南京兵部尚書王恕，陝西三原人。上在東宮時，已聞其名。至是，首降敕召之，改吏部，加太子太保。未幾，言官劾各處巡撫及藩臬官，內批黜革。恕以為不得其職，力求去，不許。既而南台薦入內閣，上曰：「朕用蹇義、王直故事，委恕吏部，若有謀議，亦無不聽。」三原為吏書，署於門曰：「宋人有言：受任於朝者以饋及門為恥，受任於外者以苞苴人都為羞。今動曰贊儀，而不羞於人，我寧不自恥哉！」一時帖然，無異議者。使非真誠積久而孚，亦自不敢書，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。

戊申，陝西守臣奏天門開，人馬百萬自下。而浙江處州府亦報景寧縣北屏風山有白馬成群，首尾相銜，從牛首山迤邐騰空而去。

都御史馬文升奏令南京科道點閱大小教場操軍。御史張曷、給事中周紘往點，亡伍者十之三。主帥成國公朱儀及太監陳祖生、蔣蔭恐甚，因摭拾掩飾。朝廷命二人回話，乃直述所以，其事之丑益暴白矣。事下兵部，覆奏解之。有命補外，王太宰怒上章救之，不允。科道復力諍之，乃得調京首領。

己酉，西番貢獅子。其性勁險，一番人長與之相守，不暫離，夜則同宿於木籠中，欲其馴率故也。少相離則獸眼異變，始作威矣。一人因近視之，其舌略黏，則面皮已去其半。又畜二小獸，名曰吼，形類兔，兩耳尖，長僅尺餘。獅作威時，即牽吼視之，獅畏伏不敢動。蓋吼作溺著其體，肉即腐爛。吼猖獗，又畏雄鴻。鴻引吭高鳴，吼亦畏伏。物類相制有如此。

西域土魯番阿黑麻是年誘殺哈密國王罕慎，並虜王母，奪去金印，因求封，主哈密。事下兵部，議稱初太宗朝以西域番夷入貢者多，乃即哈密地封元遺孽脫脫為忠順王，賜金印，凡諸夷入貢，悉令譯文以聞。脫脫故，其子孛羅帖木兒襲封，故，無嗣，王母主國事。被吐魯番鎖檀阿力王虜王母金印以去，甘肅守臣奏報。朝廷差官撫處，適鎖檀阿力王故，其子阿黑麻主事。守臣乘間奏以王母外甥畏兀兒種類都督罕慎襲封為王，後阿黑麻復以罕慎非貴族，假以諸親殺之，遣使人貢求封，且乞大通使往和番。尚書馬公文升謂：「今迤北大虜，亦不遣使通好。阿黑麻自有分地，亦難封彼為王，彼若入貢，亦所不拒。」請降敕責諭之。後因王母故，本酋乃以金印、城池來歸。馬公奏請訪求貴族元遺孽安定王族姪陝巴襲封忠順王，主哈密。未幾，諸番夷以陝巴無所犒賜，阿黑麻復怒大頭目都督阿木郎嘗克其賞賜，又嘗虜其部落頭畜，遂殺阿木郎，復虜陝巴、金印以去。報至，適阿黑麻先所遣大頭目窩亦滿速兒等四十餘人入貢，在京師。大學士丘公濬謂馬公曰：「哈密事重，煩公一行。」馬曰：「邊方有事，臣子豈可辭勞。但西域賈胡惟圖窺利，不善射騎，自古豈有西域為中國大患者？徐當靜之。」丘曰：「有識言不可不慮。」因集議，請自往。眾曰：「哈密一方事耳，今虜在邊，四方多故。公往甘、涼，四方邊事付之何人？」乃議以兵部右侍郎張公海、都督僉事侯謙率窩亦滿速兒等往經略之。既抵甘州，議令窩亦滿速兒等數人，並遣在邊通事，先以敕諭阿黑麻順天道，歸陝巴、金印。久未回報，阿黑麻愈驕驕橫，詐稱領兵一萬，用雲梯攻肅州城，並蹂甘州。報至，朝野頗驚。馬公以為彼張虛聲以挾我耳。且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，中經黑風川，俱無水草，哈密至峪谷又數程，亦無水草。入貢者往返，皆馱水而行。使我整兵以俟，謹烽火，明斥堠，使疋馬不返。夷使人貢至京者，亦以此意曉之，伐彼邪謀。自此阿黑麻不敢復言攻肅州矣。無何，阿黑麻復令頭目牙蘭率番兵二百餘，據哈密。馬公請用漢兵三千為後援，別選罕東番兵為前鋒，各持數日熟食，兼程襲之。乃令分守肅州副總兵彭清統領，由南山取捷徑馳至罕東，急調番兵齊足，乘夜兼道襲斬牙蘭。而守臣貪功，乃親率漢兵至肅州，又久駐嘉峪關外，候罕東兵不至。牙蘭預知之，皆遁去。泊兵至哈密，獲城，追剿之，僅斬首六百餘。然自是威震西域，阿黑麻以是悔過，遂遣使人貢，並以陝巴、金印來歸。且求窩亦滿速兒等，乃降。敕賜陝巴蟒衣、彩段、冠服，護入哈密。其三種大頭目都督窩亦薄仙係回回，奄克孛羅係畏兀兒，並迭力迷失係哈刺灰種類，皆翼佐陝巴者。馬公又慮哈刺灰以獵生為生，各番頗懼，多不樂居哈密城，請量留其家室之半居肅州，許其往來，以係其心。離散夷人大小共二千餘名口，咸給牛具種子、衣糧布疋，遣撫夷千戶數人，護入哈密。自是阿黑麻甚感朝廷恩威，並黑樓國等處，咸遣使人貢。邊方底寧，九重無西顧之憂矣。

庚戌三月，陝西慶陽府兩石無數，大者如鵝鴨卵，小者如雞頭實，皆作人言，說長道短。奏詞云云。

初，北虜進貢，三年一次。至庚戌，又欲一年兩次入貢，心雖貪利，奸或難測。番文自稱大元可汗，及稱「去年差了三千餘人進貢，止准一半，阻回一半，都生歹心，有小王子死生定了。今再差四千人進貢，若都准了便罷，若只准一二千呵，也不進貢，都生起歹心了。王子那時也主張不得，你也難怪我們」等語。事下兵部，時馬尚書文升查議，宜以容彼進貢為權，以飾我戰守為正。且近年例，止許一千五百人進貢，雖成化年間，亦不過一千七百人。於是止許照成化年間例，仍行大同鎮巡官，差人伴送一千五百名進京。其餘存留大同，聽候給賞。其謀稍沮。

庚戌歲，南昌府城隍廟殿下庭中生一石，初出地四五寸，越日已長尺餘，以後日日漸長，既數日，已三四尺。其初生時，無人覺之是石，偶一人見曰：「此處想生出山矣。」因此語遂不復長，其生者至今存焉。

華亭錢福性敏甚，為文不屬草，是春舉會試第一。廷試第三千餘言，詞理精確，若宿構者。彌封官以無稿難之，眾謂科場必欲具稿者，防代作之弊，今殿陛問眾目所矚，何嫌之避？時劉閣老得其策，嘖嘖不容口，乃請於上，賜第一。福幼時遭疾奇甚，殆。

其父夢一人語曰：「乃子吳寬也。」時吳尚未第，後連第，舉省元、殿元。福亦果然。但為人落魄，不自珍重，卒以行檢不立，考察作有疾黜退。世多惜之。

癸丑五月，京師大風，東廠地忽陷深三二丈，廣亦如之。明時坊白晝間，二人入巡警鋪，久不出。管鋪者疑之，推戶視，但見衣二領委壁下，衣傍各有積血而已，二人皆不知何在。

是年，蘇州守臣奏：「閏五月既望，辰巳之際，本州忽然晝晦，大雷迅烈，室廬撼動，風勢狂猛，瓦石皆飛，電光交擊，紅紫奪目。見空中雷神無數，形狀不一，顏色難辨，皆披甲冑，各執後械，或劍斧鎚鑿，或槍刀旗戟，或繯繼枷鎖。攝人起空中，稱時復擲下。其震死者，身手足分裂異處，凡九人。又震牛十九頭，亦皆身足分裂，復拔去舌。又在地震死者，人牛復有十數；攝上而復擲下者八九十人，皆無恙。皇天震怒，誅譴慘烈。州人戰慄駭隕，不知何以獲罪於天也。」

甲寅，蘇州府治西南太湖之濱，有山自移徙，初猶緩緩移動，漸次甚息，望太湖而趨。偶一村民過之，大驚疾呼曰：「此山要走下湖也！」聞者皆愕然而呼。山隨呼即止，已離舊址數畝餘矣。

是年，朝鮮之海南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。夷賴浮板得半不死，隨漂至島嶼。值巡海官軍舟至，載入浙境。事聞，朝廷令給衣糧，館伴遼東，示以歸路。夷自陳本國米盡失，歸不能自明，罪必死。乃差通事二人送之，仍敕其國王憫其情，毋事苛責。此真柔遠之道也。

岐府等王出閣，例該除輔導官。耿太宰裕一日除庚戌進士六人為檢討，俟出府，授長史。眾人不樂此選，共約詣部堂，嘩然辨論，不肯就職，極言偏私選推不當。耿安慰之，眾愈侵侮。耿復正色叱之，眾亦詆氏。時吳少宰寬乃言曰：「汝諸子務進取，常擬董生、賈傳，向二人亦曾為王傳，然後名高百世。而諸子縱傲，輒毀主司，厭棄斯職。使選舉從人自擇，可乎？不思汝輩皆某所取士也，所學何事？」眾方退。耿同吳遂奏諸人恣肆，甚傷治體，請以法處之。明日疏入，奉旨以為首者從軍，餘皆從吏，紀綱乃振。

中官張後欲制珠袍，乘間語上曰：「須差管寶藏庫太監王禮廣東珠池採取，則整齊可觀。」上不聽，乃宣禮及蕭敬同檢內帑所藏。蕭以太祖所蓄不敢動，太宗而下儲物悉取來觀，因擇其光澤明瑩者若干顆，制為袍，餘復發回原藏貯之。他日，顧禮責之曰：「內帑盡有好珠，汝卻藉此欲往廣東，生事壞法，擾害百姓，彼何以堪！這遭且將就罷，今後再敢來說，必剝皮示眾！」先是禮進銀數千兩，浼金夫人啟此弊端。禮聞上言，心甚驚怖，更不敢有失。

上好寫沈字，蓋沈學士名度字民則，松江人，以善書名於先朝。某筮仕時，自左顧門接出題本，竊觀硃批清逸豐潤，詢之先達，云：「此御筆也。」實類沈體。又聞嘗命禮部徵其子姓，得度四世孫世隆，特授中書舍人。且宣索其家，得其遺像卷，因撫而歎曰：「沈先生出矣。」卷有楊文定溥所著傳，文貞士奇、文敏榮、金文肅幼孜、胡祭酒儼、曾學士棨諸贊。並留內府，不復降出。

上嘗遣中官至內閣，問龍生九子名目，皆莫能對。惟李閣老東陽記其略，倉卒不敢對，復出詢諸羅編修玘、劉稽勳績，乃備得其詳，因據以聞：九子者，一曰囚牛，龍種，性好音樂，今胡琴額上刻獸，是其遺像。一曰睚眦，好殺，今刀柄上龍吞口是。一曰嘲風，好險，今殿閣上走獸是。一曰滿牢，好鳴，今鍾上紐是。一曰狻猊，好坐，今佛座獅子是。一曰狴犴，好訟，今獄門上獅子是。一曰負屨，好文，今石碑兩旁龍是。一曰蚩吻，好吞，今殿脊獸頭是。

上體稍不佳，即誦詩云：「自身有病自心知，身病還將心自醫。心若病時身亦病，心生元是病生時。」其善於頤養如此。嘗因重陽出一對曰：「今朝重九，九重又過一重陽。」命太監蕭敬等對之，皆不能應。至今亦未聞有能對者。